



ULSZ3094 PROJECT II

探李商隐无题诗中的爱情观

Explore Li Shangyin's concept of love in his untitled poem

LOKE KAH WEI

陆嘉慧

21ALB04175

指导教师：林志敏 师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2025 Loke Kah Wei.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录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范围.....	3
第二节 前人研究.....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7
第四节 研究难题.....	9
第二章 李商隐生平与其爱情观.....	11
第一节 仕途坎坷.....	11
第二节 情思痴缠.....	14
第三章 从《无题》看李商隐的爱情世界.....	15
第一节 爱情意象解析.....	15
第二节 爱情意蕴的共鸣.....	22
第三节 李商隐与白居易爱情观之比较.....	23
第四章 读者接受视角下的“无题诗”.....	25
第一节 宋元明清时期.....	25
第二节 现代与当代接受.....	29
第三节 笔者的接受与思考.....	31
第五章 结语.....	33
参考文献.....	34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亦或是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姓名：陆嘉慧 LOKE KAH WEI

学号：21ALB04175

日期：8.12.2025

摘要

本文是以“探李商隐的无题诗中爱情观”为题，旨在梳理李商隐爱情观的生成机制及其在“无题诗”中的具体呈现。首先，从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入手，重点考察他坎坷的仕途以及复杂的情感遭遇，通过分析这些人生经验到底如何塑造其独特而矛盾的爱情观，并进一步影响其在爱情诗中的表达方式。其次，本文将从文本内部出发，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相见时难别亦难》《飒飒东风》等代表性无题诗，进行分析并探讨诗中所运用的典故、象征与神话意象，并考察这些艺术手法如何承载这种隐秘的情感内容。同时以白居易的爱情诗《采莲曲》为参照，以凸显出李商隐在审美风格与情感态度上的独特性。除此以外，本文还会从接受史的角度切入，对唐代、宋代以至明清不同历史阶段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评价与阐释进行梳理，并揭示后世的读者是如何在各自不同的时代语境下，重构无题诗的形象与审美价值。

关键词：李商隐；无题诗；爱情观

致谢

在这篇论文完成之际，我想向所有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衷心感谢我的论文指导导师林志敏老师，无论是在选题、资料阅读与论文写作方面都给予我十分耐心的指导与宝贵的建议，使我可以不断修正自己的写作思路，并逐渐完善我的研究内容。如果没有林老师的专业引导，这篇论文恐怕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完成。

除此以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今天走这一步，离不开他们长期以来的理解与支持，无论是在金钱或是精神方面。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在我面对压力与瓶颈时给予鼓励，让我能够安心完成学业，同时，我非常感谢陪伴我一起讨论、分享资料并给予意见的朋友们，他们的帮助使我在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动力。

我还要感谢没有放弃并坚持到最后的“我”自己，虽然写作的过程中经历迷惘与挫折，但正因这份坚持，使我最终得以完成这篇论文，为自己的大学生涯画上句号。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在学习道路上曾给予我力量的所有人，谢谢你们。

第一章 绪论

李商隐，这位晚唐诗人以其情感细腻、意象繁复、风格隐晦著称，这首《无题·相见时难》作为例子，“春蚕到死丝方尽，逐句成灰泪尽干”¹。这首诗通过细腻的描述以及象征表达了深沉的悲伤之情，如“春蚕”、“蜡炬”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执着。这首诗表面上看是写爱情，实际上诗人的情感表达非常含蓄，需要读者细细地读取，才能明了。进一步说，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的感情世界，相较于普通人还是颇为复杂。不同于其他人的“循规蹈矩”的情感，李商隐的“不循常轨”的情感表达尤为出众。在柴亚茹的《李商隐的爱情世界与悲剧人生》有提到，“李商隐可考知的恋爱经历有三次，第一次二十二岁，与柳枝；第二次玉阳山求道期间，与女冠宋华阳姐妹，第三次与其妻王氏”²。少时似纱帘般朦胧的情窦初开的初恋，被世俗定义所束缚的隐晦情缘，经过岁月沉淀后，符合世俗礼法的男婚女嫁，偕手一生的伴侣，这些情感经历体现出了李商隐不循常轨的爱情抉择，同时折射出他未能摆脱的情感漩涡。

相较于其他题目分明、明确且有题可解的诗作，如咏史、咏物诗。李商隐所作的“无题”显得更加朦胧又扑朔迷离，与“直白”无关的诗学方式，“无题诗”成为诗人表达“不可说之情，但仍可言说”的幽微投影。本文认为李商隐因为有些话并不适合过于直接地说出来。话多了不好，话少了别人也不懂，无人理解也就没有意思，所以诗人选择说一半，另一半任尔解，使这些“不可说”转化为“可感觉”和

¹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页75。

² 柴亚茹，《李商隐的爱情世界与悲剧人生》，《成才之路》2003年第19期，页95。

“可意会”，成为诗的语言，如葛景春谈到李商隐无题诗时所说般，“李商隐创作无题诗时，应是唯恐人不知，又太知”³。

悲情的旋律响起都会令人感到压抑，况且是心中的悲伤与不忿。李商隐说不出的话太多了，若是把压抑深藏于心中会把人压垮，于是他通过寄于纸上，把心中压抑的情绪发泄出来。所以，“无题诗”的最大魅力在于“不可言说之情”的大胆言说。在《被压抑的本能借助幻想得以升华——浅释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观》这个期刊中，李冶孜便有提到弗洛伊德的理论“文艺正是为了表达作者不能满足的愿望，是以艺术形式使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得到宣泄”⁴，由此可见，作品是作家本人被压抑的本能，借助幻想后得到升华而衍生出来的。李商隐的一生并不顺畅，可谓是坎坷。无论是男子最看重、关乎一生的仕途，又或是为人生锦上添花的感情道路都是充满波折。李商隐在现实生活中所构想的理想爱情与仕途抱负皆频频受挫，使他内心充满并积累大量无法被实现的情感愿望，并生生压抑在心的深处。这些压抑与苦闷都在李商隐的笔下得到了宣泄和心灵上的解放。

综上所述，李商隐压抑的来源可来自于政治上的挫败、情感上的缺失，这些都是他未被满足的欲望以及创伤，就如《无题·飒飒东风》⁵。这是李商隐不可言说的只可意会的情感表达，他的压抑来源源于与女冠宋华阳的禁忌之恋。刘俊文在《唐律疏议笺解》当中就有讲述，“道士、女官姦者，加凡人二等”⁶。所以，按照当时的律法，李商隐与女冠之恋违反纪律且有违常理的“风流之事”，如他诗中所写的“贾

³ 王永宽，尚立仁主编，《李商隐与中晚唐文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页58。

⁴ 李冶孜，〈被压抑的本能借助幻想得以升华——浅释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观〉，《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页112-113。

⁵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页125。

⁶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527。

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⁷，当中的贾氏与韩寿私通（贾氏窥帘），宓妃与曹植之事（宓妃留枕）。李商隐运用这些典故带出当中的隐晦、不可直言之情，并通过“无题”，将自己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理想幻灭和情感矛盾在其笔下娓娓道来。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范围

人都是有情感的，这也是为什么爱情诗在跨越时空之后依然会让人读之难忘、引起共鸣。而唐诗号称“诗中之诗”，其中的爱情诗尤为丰富，热烈直白、隐晦婉转的，应有尽有。本文笔者觉得文字是可触动人的心灵，因而对语文有一种特别的热爱，对爱情诗更甚，特别能够共情作者的文字，不知不觉地走进他们的世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仿佛亲身经历了一切。“不读李商隐不足以谈爱情”这一观点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笔者开始搜罗关于李商隐的作品，通过整理和阅读其“无题诗”，进而逐步深入其爱情主题的表现并沉溺其中，相较于白居易的直白外露，李商隐的诗是含蓄、隐晦的，尤其是他的“无题”，而无题诗中基本上是没有叙述的对象，像是他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惆怅、孤独，而这些都与他人无关，只有他自己。“无题”是李商隐含蓄、隐晦的爱。

人亦是有好奇心的，而笔者也不例外，开始对李商隐的无题诗产生兴趣，好奇这一首首的无题，题的究竟是什么？李商隐在情感上的表达是朦胧、隐晦、难以解读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否又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密切的相连呢？刘学锴曾在《李商隐传论》指出：“解读义山诗，需先解其人生困局”⁸，李商隐的人生困局亦可分为政治

⁷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125。

⁸ 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页3。

以及情感方面的，因此本文将选择李商隐的生平大概入手，由此探讨李商隐爱情观的形成。此外，本文将着重讨论李商隐的无题诗与爱情观表现，探讨“无题诗”中所展现出来的爱情观究竟是什么？

本文研究将围绕以下核心问题展开探讨。其一，从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入手，通过李商隐的经历去了解其爱情观形成。（其爱情观的形成与他在爱情诗里的表达方式息息相关）此外，通过对比李商隐与白居易的爱情诗，显其独特不同之处。其二，通过典故、象征、神话意象手法，探“无题诗”如何表现爱情，这些现手法是否与其爱情观相关联。如通过重点分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等代表性作品。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读者如何解读“无题诗”？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代（唐代，宋代，明清）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

第二节 前人研究

关于李商隐以及其无题诗的研究，在学界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整体而言，关于研究者对“无题诗”的走向，可大概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将无题诗视作李商隐的爱情生活写照。第二种则是把无题当作为李商隐政治失意的隐喻以及仕途受挫的寄托去理解，诗中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作为政治、权利皆失意受挫的象征而存在，譬如，无题二首（之二·重帏深下）⁹。钟来茵在《李商隐爱情诗解》当中所提，“诗人对昔日的情人生机刻骨的思念”¹⁰，该书作者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昔日恋人宋华阳。另一方面，杨柳的《李商隐评传》所提的是“象征诗人与令狐绹关系恶化后的孤

⁹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8），页1451。

¹⁰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143。

独心境”¹¹，此书作者又认为李商隐在无题诗中所用的这些看似爱情的意象，其实并不单单只是诉说他的情感世界，而是更深沉的意义，是他政治失意的映射。同样的一首诗，却有不同的角度去解读。以上研究显示李商隐无题诗难以诠释，但能赋予它多重解释的特点。若是只择其一便会显得过于单调，词不达意，所以笔者会两者并用，为后续深入探讨其爱情观提供基础。

此外，刘学锴、余恕诚所编的《李商隐诗歌集解》¹²，它可以说是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李商隐诗歌整理本，基本上李商隐现存于世上的诗歌都存录在其中。《李商隐诗歌集解》在旧注、注解以及材料收集方面有丰富的参考价值，然而，书中都是以注释和辑佚为主，部分的诗作注释较为繁杂冗长又深奥难懂，所以读者在阅读时需自行斟酌，因此在理解方面还是有相当的难度。不仅如此，除了李商隐的诗作外，该书还详细并广泛地收集了古人（如清代朱鹤龄）的各家各论。笔者在阅读《李商隐诗歌集解》的时候，瞧见里头有记载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其中的“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¹³，他的这个说法相较于单方面偏向爱情说或是单方面偏向政治说而言，两者相融在一起的共融说反而更加显出李商隐诗中的复杂性。总的来说，李商隐诗中的爱情情感是真实的，但是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在这种情感中又可以映照出他对人生、爱情、君臣当中无奈又复杂的情感。这种见解恰恰帮助本文研究对于了解李商隐在诗中的情感走向有了更深的认知。

世人初来世上都是一张“白纸”，后期如何发展全由其所历所闻构建而成。李商隐的爱情经历、仕途遭遇种种都塑造了他在诗中对于爱情复杂的情绪。此外，为了得出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了解李商隐的生平，是理解他在诗中所投放的情感深度基

¹¹ 杨柳，《李商隐评传》（台北：木铎出版社：1985），页461。

¹²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

¹³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页2022。

本的基础，否则研究便过于片面，难以令读者深入理解。苏雪林的玉溪诗谜（原名李义山恋爱事迹）¹⁴，书中便有记载李商隐的恋爱事迹、恋爱对象，包括妓女、女冠、其妻乃至宫嫔。此外，柴亚茹《李商隐的爱情世界与悲剧人生》这个期刊也描述了李商隐的情感经历，较为固定于初恋、女冠及其妻子。本文通过这些资料加深对李商隐爱情经历的事情发生，并且从中筛选出更加有权威性 & 更可靠的资料作为本文佐证。此外，吴调公《李商隐研究》¹⁵，初版于 1988（中华民国 77 年），算是一部较早研究李商隐生平并探讨其诗歌创作的书籍，其中涵盖其生平、主题分析、作品分类、艺术特色等方面。《李商隐研究》在讲述李商隐生平较为有趣且易明，相对起深涩的文言文讲述而言，读者较为容易把握。在本文研究中，此书对于笔者了解李商隐生平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再者，便是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¹⁶，该书较为具有开创性意义，其采用接受史的视角，关注李商隐诗歌在历代的评价与传播方式，呈现其接受语境的演变。此外，相较于单一记载，该书并不限于一个框架内，而是使用接受美学的理论，从晚唐到当代，系统的梳理，关于李商隐诗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接受状况，其中包括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无题诗》的阐释史，各学者对无题诗都持有不一样的见解，一种是坚持诗中唯有政治托寓，另一种则是托寓不一，故划分各举一例，明初杨基《眉庵集》卷九《无题和李义山商隐序》，“尝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称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¹⁷，该理论对于无题诗的解读偏向政治仕途说，而谢榛，《四溟诗话》，“李商隐作《无题》诗五首，格新意杂，托寓

¹⁴ 苏雪林，《玉溪诗谜》（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8）

¹⁵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

¹⁶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¹⁷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页 237。

不一，难于命题，故曰无题”¹⁸，相较于前者的绝对政治说，后者显然是比较偏向中立，该说认为无题所寄托的寓意内容不止一种，不同的读者所读出的寓意不会是唯一解释。因此，本文研究通过刘学锴“接受史”的框架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聚焦于李商隐爱情诗在不同历史时期、还有近现代以来的接受语境变化，并透过前人的视觉与经验，更好地了解其进化史。

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¹⁹，以李商隐的心中角度与感受作为出发点，并从他的精神状态以及生命体验入手，深入剖析诗人的投放在诗歌当中的情感，从心理层面的路径作为切入点，有助于本文研究理解诗人的诗歌当中蕴含的复杂情感。此外，王永宽同尚立仁的《李商隐与中文唐文化研究》²⁰，与前者较为不同的是该书，强调李商隐诗中所表达出来的不仅是其个人感情感，其中更是一个晚唐诗人迫于时代文化的张力与对其身份的焦虑等种种困境下的一种表现，并不是单一个人情感。不论是从心灵或者是文化，不同的研究路径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许多方面的参考框架。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将以李商隐及其无题诗为核心，探讨其爱情观，欲想探其爱情观，必须先对他的人生经历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理解他的生平事迹才可以挖掘到其诗中爱情观的情感精髓所在。本文将采用作者论，查阅李商隐的传记及与其有关的相关文献对其生平进行梳理与分析，包括壮途，婚姻，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以李商隐之生平所经历大

¹⁸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页 240。

¹⁹ 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²⁰ 王永宽、尚立仁主编，《李商隐与中文唐文化研究》（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概推断出其爱情观的形成，基于本文题目并不是李商隐之生平研究，所论皆是围绕着重对其爱情观之形成有影响的重要事迹，所以并非全面知晓其人，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其二，本文还采用了文本细读法来研究这篇论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无题诗”，如《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²¹、《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²²、《无题·飒飒东风》²³等作品，分析其情感表达、意象、典故运用以及其爱情观在当中如何展现。此外，本文也会通过横向对比，以白居易的爱情诗为参照，比较二者之间在其作品中的情感表达、风格主题等方面的异同，以分析李商隐“无题诗”的独特性，并进一步深化和理解李商隐无题诗中爱情观的展现。李商隐无题诗的数据是通过整理以及收纳取得。本文作者主要参考了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根据里面所收录的诗作，把关于无题的诗作整理出来。

其三，本文还结合了读者接受理论去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对于李商隐“无题诗”的看法及对李商隐的评论，如宋元明、清代、二十世纪以及本文作者的观点角度，借读者之手剖析“无题诗”。李商隐的“无题”特别于无题，总的来说，就是没有明确的对象或者是答案，不会有固定的框架，全凭读者想象。不同的读者，如古人，又如今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同的经历、感情状态都会赋予不同的色彩。

综上所述，本文借用了作者论、文本细读法以及读者接受论等方法达到“不读李商隐不足以谈爱情”的目的，通过了解他，探讨出诗人在无题诗里爱情观的展现。

²¹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页 389。

²²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页 1461。

²³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页 1467。

李商隐的生平也是本文发展脉络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通过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才会从中知晓其爱情观念的形成过程。了解李商隐的爱情观，方能解其诗中意。

第四节 研究难题

在学术界，关于李商隐无题诗的研究其实并不少，角度也蛮多元化，但这并非代表在研究中途不会再有困难，仍然会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研究难题。就如在本次研究中所遇见的难题其中包括在于如何收集，以及确认李商隐诗中的“无题诗”，因为并没有一书籍是完全只记载“无题诗”的。此外，本文研究论题在于其“爱情观”，顾名思义诗中必须有爱情成分在内，但并非所有无题诗都是与爱情相关，所以需要通过对收集及整理，把无题诗筛选出来。虽然笔者老师有给予并提供参考方向，如最近这几个月才出的《全唐诗》，据说里面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记载非常完整，无奈这书籍只有中国图书馆才有，而学校的图书馆关于李商隐论著并不多，因此笔者需要尽量寻找不同书籍寻找里面记载的无题诗并把它分类出来。

此外，诗中本身带有的隐晦性与多义性也构成了解读的困难。无题诗的特点在于无题，可“任君解读”，但同时这也是他的难题之一，李商隐的诗中的表层意思与深沉含义之间往往存在着距离，而表面说的未必是他想要表达的，然而真正的含义也可能并不是这么的复杂，因此对于爱情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充满了挑战性。不一样的学者各持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李商隐把自己内心深处压抑的情感宣泄出来，他就是在写爱情经历。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又认为爱情只是他的表面意思，他真正是在写政治。“以爱情写爱情”、“以爱情写政治”，这两种说法一路以来都众说

纷纭，故笔者在分辨及解读关于爱情“无题诗”时，需要再三确认以及理解各学者的研究并结合自己的论点，方可进行下一步研究。

其次，李商隐个人经历的资料并不完备，这也为对其爱情观的探讨带来阻碍。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以及书籍中，他们对于李商隐生平中所经历的感情经历还是有比较大的争议，关于他恋爱事迹的研究资料并不多，甚至零散且互相有矛盾。所以在确认李商隐爱情经历中的“女主角”时，还是颇费一番功夫去进行考证并加以研究的。

第二章 李商隐生平与其爱情观

黄坚厚在《人格心理学》曾提及：“儿童早年发展过程的经验，会影响到成年后的人格”²⁴，所以，倘若人出生时是一张纯白无暇的纸，那其后期的底色便会随着成长的经历逐渐加深，长期得到家中支持与爱，并没有受过挫折的孩子，他们的底色是渲染着快乐自信；反之经常处于紧绷、人生常常遭受挫折的孩子，他们的底色是悲观、敏感的，而且容易养成悲观的性格，他们通常会带着悲观的情绪基调去思考。所以，李商隐小时候所经历的悲惨与心酸的历程将会伴随他的一生，深深地融入到他的人格中，偏向消极性，同时为他的诗作中多是悲怆之词定下奠基。

第一节 仕途坎坷

李商隐这一生不算顺畅，甚至说得上坎坷。李商隐（812-858），其字为义山。他的祖籍是怀州河内²⁵（今河南沁阳）。李商隐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以及低级官僚的家庭中，虽是贵族后代，但已式微，由此可见，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其父亲原是获嘉县令，但在他三岁时便罢了职。此后，李商隐随父亲在浙江绍兴与江苏镇江一带游幕，过着居无定所、漂泊的生活。参考李商隐所写祭文中的其中一篇，《祭裴氏姊文》里诗人自己描述的一般“澜水东西，半纪漂泊²⁶”，从中可看出李商隐的生活是奔波劳碌的且漂泊不定。然而，李商隐的父亲在其十岁去世，让他们原来就不富裕的生活雪上

²⁴ 黄坚厚，《人格心理学》（台北：心理出版社：1999），页 83。

²⁵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页 3。

²⁶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注、王步高、刘林辑，《李商隐全集》（广东：珠海出版社：2002），页 992。

加霜，年幼的他担起家中重任。作为家中长子的李商隐，一边侍奉母亲照顾弟姐，一边刻苦学习，在别的孩童肆意玩耍的年纪，李商隐已经在为家中生计而奔波劳碌²⁷。许是家中原因，诗人早已脱去稚气，身上弥漫着一股忧郁感伤的味道。

据吴调公《李商隐研究》所载，“李商隐为进士考试参加“温卷”，主“以古文出诸公间”……得两人赏识，一令狐楚……”²⁸李商隐同唐代的士子都一样经历过“温卷”这个道路，也就是在正式应考之前将自己的文章投递给名流权贵、文坛的名人或前辈，待他们过目以后，受到赏识并受其推荐，这些士子便可出入于名流达官的诗会酒集之间，通过他们从而建立起一定的声望和人脉，科举有望入选，而仕途之门也将随之打开。李商隐为此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和提携，成为他入仕的契机，但同时也为李商隐后面的仕途埋下祸根。因为令狐楚是属于牛党的重要成员之一，也就是说他是归属牛党的，当时牛党同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可谓是水火不容，而李商隐在众人，尤其是牛党眼中，他早年算是师承在令狐楚门下。“在西元 837 年，李商隐在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的助力，考中进士²⁹。”令狐绹作为令狐楚之子必然同牛党脱不了干系，而令狐绹帮扶了李商隐。在当时如此水深火热的节骨眼上，李商隐在考中进士后，并没有回去对其有提携之恩的令狐绹（牛党）为其效力，反倒是跑到涇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下当幕僚，还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为妻。娶妻生子乃人之常情，然王茂元是归属于李党门下的成员，所以，李商隐此举无疑加重了其“双重间谍”的身份。正如吴调公所指“不以党徒自居，从未有利用婚姻谋取富贵意图，但牛、李两党相争正烈，他这种举动大受牛党攻击，从而政治受排挤。”³⁰尽管李商隐曾经说过，他并不归于任何一

²⁷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页 3-6。

²⁸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页 9。

²⁹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页 15。

³⁰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页 15。

党，但是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两边都不讨好。因此在政治生涯上遭受排挤，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四处漂泊。

由此可见，落入两党之争且被双方认为是不可信之人的李商隐，他的仕途从未真正出头并得到稳定的归属，虽他曾经为自己辩解过，并扬言自己不会站队任何一方，但政治之争不会因此停止怀疑，并信任于他。此言就如同老鼠入米缸中，人们开缸后发现米粒并没有变少，属天荒夜谭，因此长期处于这种政治夹缝中的他将其压抑的心态都释放在其诗作中，以爱情、典故喻其坎坷不得志的仕途，借婉曲写心中的愤懑愁怨。如《东阿王》，“国事分明属灌君，西陵魂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³¹。”可能是自身的遭遇所使，李商隐非常喜欢运用与其相似，在爱情方面和仕途方面不得志的典故人物放入其诗作中。如《略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缺失性体验》，该期刊的作者蔡振雄也是这么认为，“李商隐在感慨曹植的同时也在感慨自己³²。”虽然曹植政治上的不幸是他太过于张扬的个性以及小人谗言所致。但同时也跟他与甄宓之间的情感纠纷有关，曹丕忌惮他的才干同时也很介意他与甄氏的关系，再加上有小人在旁进谗，让曹丕对曹植的猜忌到达极限。因此，曹植的抱负如同他的政治生涯一样无从施展。曹植的遭遇就如同李商隐的自我投射一般，“才高见嫉”与“党争受害”³³。

³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卷540，页6235

³² 蔡振雄，《略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缺失性体验》，页137。

第二节 情思痴缠

晚唐时局动荡，不只是下层百姓动荡（农民起义频频发生），就连上层统治阶级的矛盾也越发激化（朝廷内部党政）。此外，李商隐不仅仅是在仕途上不如意，就连爱情经历也颇不如意。仕途无门、才难自荐等种种的困窘，李商隐越发消极，在其诗中常见并运用的意象多为悲泣意象。参考吴调公《李商隐研究》，“元八三四年和柳枝相识……有了爱情³⁴。”这是李商隐无疾而终的初恋，柳枝姑娘。当时李商隐与她约定相见，不料因为别的事情与其错失约定。后来，李商隐再听到柳枝二字，已是她被权贵强娶的消息。与柳枝“错过”的愤感与遗憾充斥诗人心中。诗人写下了《柳枝五首》³⁵，他用单纯又质朴的语言反复描写柳枝的美好，如丁香、嘉瓜。无一不在诉说着这位姑娘在他心中的形象。此外，还有诗人在修道时遇见的女冠宋华阳。这段朦胧又隐秘的情缘。再来便是他与妻子王氏，他们夫妻的情感稳定，就算是同妻子聚少离多也不影响对其的感情³⁶。再后来，李商隐的妻子因病逝世，他也写了许多诗来悼念亡妻以表达对其无尽的思念，如《房中曲》³⁷。

年少时家人逝去、仕途艰辛坎坷、初恋的错过、被世俗禁止的情愫、丧妻之痛等层层推进之下，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悲情、忧郁的情感基调。李商隐一生未尝过一段称得上圆满的爱，也没有得到一段通顺之仕。综上所述，诗人的爱情观往往是带着遗憾、悲伤、朦胧、缺失、遗憾的。他童年的成长过程、成人之后的工作仕途以及爱情遭受过的经历所以发起的痛苦、悲伤情感表现都加注他的作品上。

³⁴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页125-126。

³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全唐诗（增订本）》，卷540，页6286。

³⁶ 赵雯，胡洪强，〈论李商隐爱情诗的缺失性体验〉，《青年文学家》2023年第20期，页138。

³⁷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205。

第三章 从《无题》看李商隐的爱情世界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所言一般：“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³⁸。人并非花草树木，孰能无情，生而为人便会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如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诗歌之作，其根本在于情。李商隐的“无题诗”以复杂又深奥的象征手法、繁冗的古典典故以及模糊的意象而著称，然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令人晦涩难懂，但这并非是诗人纯粹的艺术追求，而与他内心的情感表现密切相关。李商隐在面对现实的困厄与情感的桎梏中，他选择将其情感体验融入于典故、象征与神话，使那些情深难述、不得与外人倾诉的私密情感，成为其诗的重要载体与情感寄托。

第一节 爱情意象解析

在李商隐的众多“无题”之中，《飒飒东风》这一首是最能集中体现他的爱情表达的“无题”，其意复杂又模糊不清，如余恕诚《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中所提到的，“李商隐擅以心象融铸物象”³⁹，他擅长将诗中的景象重新熔炼，把内心的情感加注进去，而这种“景象”不再是客观意义上的自然景象，而是诗人情感的象征性载体。此诗虽篇幅短小（七律一首，每句七个字、共八句），但诗中的意象却非常繁密、典故交叉错杂，从描写自然景象（风、雨、塘、雷）到器物象征（金蟾、玉

³⁸ 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34。

³⁹ 余恕诚，《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页140。

虎），然后历史典故（韩寿、宓妃等）到情感收束（结果）。李商隐通过层层推进的方式显现了他对于整个爱情表达结构的缩影，其情感表达并不是采用直接抒发的方式，而是通曲折、隐晦、移情等方式进行表达。

首先，首联“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⁴⁰，这两句看似单纯写景，实则是构建了一个情感临界状态的意象空间，无论是从“外”亦或是“内”解其意都达到了带给人一种压抑、欲望即将到达极限，欲冲而出的张力感。从“外”看，通过风、雨、雷，人们联想到是天气变化、暴风雨将至，即将发生大事的风雨欲来之感；从“内”深入地了解，风、雨、雷这些看似天气变化的意象，实则是属于情爱的隐写，它并非是自然的客观描写，而是“男女情爱、幽秘欢会”。如钟来茵所引《初学记》卷一《雷》中《谷梁传》所言：“阴阳相薄，感而为雷”⁴¹，阴代表着女性，而阳则代表着男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雷”是阴阳欲汇，但却欲合未合的状态。爱情本来就常常以阴阳交合、阴阳相吸为情感表达，故雷其意可以不在“外”，而是在“内”的情感与情欲张力的隐藏喻意。诗中芙蓉（又名荷花）非彼此芙蓉，在唐代文学中，荷花是“情爱意象”常用的叙述方式，青春、情欲、美、情绪等都可以通过芙蓉意象去触发。如白居易的《采莲曲》，“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⁴²即借荷花、塘等空间直接描写青涩男女之间的相遇与情意波动的场景，所以李商隐在这并不是单纯的写景，而是在写一个暧昧又隐秘、爱情的幽会场所。

此外，在诗的颌联“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⁴³，李商隐看似是在描写日常器物，实际上是通过金蟾、香炉、井等去器具去勾勒出隐藏性阴阳结合的意

⁴⁰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 125。

⁴¹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 127。

⁴²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 1303。

⁴³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 125。

象。如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所提及：“蟾、虎，在《周易参同契》等道典中，属阴性，井水，代女；凸形的香料、井绳则代男性”⁴⁴，金蟾啮锁，代指一个形状似蛤蟆的熏香炉，而香炉必定会有一个口可以放置香料或关闭（香炉鼻钮）。蛤蟆的嘴巴把鼻钮扣得死死，但是看似严丝合缝、无比牢固的香炉还是能够让香入内；井水若是代表着女性、而井水是在井内且距离井口有一定的距离是于下，而井口的用于捆绑取水桶的绳子是代指男性是于上，取水的动作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如阴阳调和一般。李商隐并非是在纯粹的写景，而是通过描写这种有着阴阳象征的器物去展现出男女情爱，爱情并没有被直白地呈现出来，而是转换成这种难以言明但可解的隐写方式。

到了颈联“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⁴⁵，李商隐不再借用描写景物或是生活器具，而是通过历史与神话人物塑造其诗，不变的是依旧不会直接表达情感，他还是用看似与情感没有直接没有关系的隐写手法。诗中的贾氏与韩掾、宓妃与魏王，他们当中结局有幸运的，也有不幸的，但两者皆为两情相悦的典型意象。韩寿是贾氏的父亲（贾充）所招收的幕僚，有一次贾氏偷瞧见了韩寿美貌，二人开始私通，被贾充发现，便把女儿贾氏嫁于他；而诗中宓妃所指的是曹丕之后甄氏，甄氏与曹植互相倾慕，曹植也曾求娶甄氏，可其父亲曹操却将甄氏嫁于曹植之兄曹丕。这两者的共同点便是“非完全圆满式的爱情”，前者虽得以成婚，可他们二人并非通过正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而是自己私定终身，而后者则相爱不能相守，天各一方。因此，从中可看出李商隐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情，并不是指向圆满，而是一直指向永远都在追逐，永远无法到达的幽微之处。这点倒是同他现实的爱情走向一样，无法厮守终老。

⁴⁴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 127。

⁴⁵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 125。

最后，到了诗的尾联“春心莫共花争开，一寸相思一寸灰”⁴⁶，这一部分是整首诗的情感结构的最终走向，也是展现出李商隐爱情观最核心的价值点，无论是从最开始通过描写自然景象陈铺出情感暧昧的开始、亦或是生活器具象征的隐喻、两面结局的爱情典故，他最终的爱情走向都不是圆满的，而是落得像灰一样虚无缥缈，诗人在这首诗中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圆满爱情故事结局，而是偏向绝对性的既定败局。此外，从整首诗可看出李商隐是以“不可能”作为结局开始，而不是以“实现”作为达到目标，在他的出发点中爱情是受阻碍、不可宣于口中的隐秘之物，爱情不会因为两情相悦就可相守到老，在现实中往往会被许多因素打败，它会在现实生活中无数的欲望、焦虑、压抑下终将落败。

《相见时难》这一类无题诗是较为容易被读者识别爱情元素的无题诗，因为比较接近直接抒情，如诗歌开头“相见难，别亦难”；与《飒飒东风》以自然景象、生活器具等与爱情元素较为难挂钩，需细读的隐晦写法相比较而言，这首诗的爱情语义更加外显，一眼即可品出其与爱情相关，但李商隐这首诗本身也不是直白地说情，他依旧沿用了一贯对爱情的态度，“爱是爱但不会得到圆满”，这观点依然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元好问所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⁴⁷，李商隐对爱情的表达机制并不会直接地说情，而是运用象征去完成“托情”，如“相见难”，因为现实种种因素的阻碍，即使情深亦无法抵抗，但“别亦难”，若是要与爱人分开亦不舍得，最终造成两人煎熬，时间越长越痛苦，故可看出他并不否定爱情，但是爱情对于他而言是一场美丽的悲剧，不可能顺遂。

⁴⁶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125。

⁴⁷ 陈伯海，《唐诗论评类编》（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页1312。

首先，首联“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⁴⁸，从一开始就奠定这段爱情的走向结局，李商隐用两“难”字，直接定调了他对爱情的“不可达”结构，相见与分别艰难，故无论是靠近或是远离对方都是痛苦的事情，说明这是双方没有办法共同解决的事情，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此外，李商隐所用的“东风”与“百花”并非单纯指向季节，而是他对爱情生命力的象征，是不长久、易摧毁的。如钟来茵所提：

“暮春季节，东风无力，百花残”⁴⁹，东风是属于春天的风，春天时节已渐过去，属于春天的风不会停留，而百花凋残象征着即将落寞的爱情，爱情会盛开但不会保持永恒，往往会因为现实、时间等因素影响而枯萎，就如同那春天的风与花。

接下来是颔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⁵⁰，如沈谦《神话、爱情、诗》所提：“爱情是抽象的”⁵¹，它的抽象是没有办法具像化，同天气变化不一样，天气变化是可以由人的肉眼观察或体感感觉出来的，如冷和热，但爱情只能由人用自己的心去感受。李商隐运用了春蚕、蜡炬两个意象，把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融入当中。“丝”是“思”的谐音，这个说法在古代便有，所以古时的人在念诗时，看见这个“丝”字都会联想到相思，如《子夜歌四十二首》其八中的“前丝断缠绵，意欲结交情”⁵²。此外，按钟来茵所解：“春蚕代表着女性；蜡炬象征男性”⁵³，这就意味着在诗中的男女主双方他们对彼此之间的情爱牵绊会一直不断地缠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会停止，可见其对“情”字的执着之深，虽然不能够在一起但也不要分开，宁可一直燃烧直至毁灭，故爱带来的并不是彼此成全或放手，而是消耗。

⁴⁸ 沈谦，《神话、爱情、诗》（台北：尚有出版社：1983），页104。

⁴⁹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77。

⁵⁰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75。

⁵¹ 沈谦，《神话、爱情、诗》，页107。

⁵²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台北：里仁书局印行：1980），页642。

⁵³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77。

颌联还是在描写意象，从颈联“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⁵⁴开始，进而描写男女双方在分隔异地思念彼此的状况。女方每天照着镜子的时候都在看自己的云鬓有没有染上斑白，害怕自己容颜衰去，但是更加“愁”的是时间飞逝，留给彼此相爱与时间抗争的时间并不多了，故即使双方情根深重也无法抵抗时间，这是源于时间的阻隔。最后，尾联“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⁵⁵，李商隐运用了神话中的典故，蓬山与青鸟去寄托爱情，据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所含注释，蓬山是神话传说中的蓬莱仙山，而青鸟折是西王母的使者，⁵⁶诗人以蓬山作为心上人所居地，而神话中的青鸟则是作为他们互相传递信件，表达思念的桥梁，但是只是诗人在面对无望的爱情中所寻求出来的一点心理安慰罢了，将希望寄托于虚构。这首诗呈现出来的爱情观是悲伤，但无可否认对爱情的忠贞渴望与幸福追求。

如果说《相见时难》是以悲剧基调而展开的“纵然无望依旧不放手的执念式爱情”；《昨夜星辰》便是在写爱情中最美的邂逅与爱慕之人心灵相通的一瞬间，如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中所提到：“心灵的欣喜和心通身隔的惆怅”⁵⁷，但相较心中的那点惆怅，李商隐显然更在乎的是在爱情成立的那一霎与对方所形成的心灵互通。首先，“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⁵⁸，“昨夜”意味着已经过去并从现实中脱离，转换成记忆，开头两句便是李商隐对昨天宴会上所发生的事情仍感到流连忘返，而画楼桂堂则是他与意中人相遇并共同创造美好回忆的地方，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显然追忆的氛围并没有减淡，反而越加浓郁。

⁵⁴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 75。

⁵⁵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 75。

⁵⁶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页 75。

⁵⁷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页 46。

⁵⁸ 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页 121。

接下来，颌联“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⁵⁹，第一句的“身”代表着人的肉体 and 身体而“彩凤”则是有这一双彩色翅膀的凤凰，所以意味着人的身体并不会长出翅膀，所以不可能飞到彼此的身边。第二句的“心”则是代表着人的心灵精神层次，在古时的人眼中，犀牛是有灵性的一种兽它的灵性体现在它的角上，因为角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线贯通两头，如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所记载，“通犀，中央色白，通两头”⁶⁰，暗示彼此双方心意一点就通，默契十足。李商隐将爱情从肉体的层面提升至精神感应上，即使没有身体上的接触，双方只要一个眼神便能知晓对方心中所想，如刘学锴所言：“李商隐注重的是真挚感情，而不是单纯的欲念”⁶¹，诗人在这表现出了一种纯粹没有欲念的爱情观，肉体可以被阻隔，但是精神上必须相通。

颈联“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⁶²，这两句是对昨日宴会玩闹的场景描写，其中的隔座送钩与分曹射覆都是在这场宴席上玩的游戏这两项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猜”。据《李商隐诗集疏注》所描述，有一方人会把钩子藏起来、而另外一方人负责猜钩子藏在谁的手上，这是隔座送钩的玩法；而分曹射覆与前者玩法大差不差，一队负责把东西用布掩盖起来，而另外一队猜布下之物是什么，负责猜的那对人胜了对方喝酒，反之则自己喝酒。⁶³宴席之上必定热闹非凡，游戏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对于已互通心意的二人而言，必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心思不会在游戏上。然而再欢热的氛围也会有结束的时候，尾联“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⁶⁴，梦醒了就得回归现实生活，随着“嗟”的一声感叹，必须面对自己前路未知的人生道路。从整体结构而言，这算不上是悲剧性结尾，只是较于偏向现实化的结局，

⁵⁹ 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页 121。

⁶⁰ 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页 121。

⁶¹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页 45。

⁶² 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页 121。

⁶³ 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页 121。

⁶⁴ 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页 121。

而李商隐这首诗呈现出来的便是爱不可能永恒，但是可以在记忆中让爱变得永恒化，可梦醒也就化为灰烬了。

第二节 爱情意蕴的共鸣

上面三首无题诗都在爱情的观念上表达了一种明显的共通性，即爱情是晦涩难懂又难以表达的，无法将其从心中割舍又不能与其共度余生，往往站在诗中的开头，便可看向其情必败结局，尽管这三首诗所描写的场景和用词都是不一样的。首先，李商隐对爱情的表达手法离不“隐晦”二字，他并不会直接述说其心中所想以及心中情，而是借意象来间接抒情，例如，景物、星辰、夜色等意象。此外，在这几首无题诗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当中的相思与离别情感，如《飒飒东风》以典故入诗，其中所用的典故，贾氏韩掾少与宓妃魏王才，以他们的情愫去映照出爱情的幽怨与难言之隐，而《相见时难》则是直陈出相思的痛苦与两人相逢的无望，以及爱情中难以跨越的障碍，前者是隐喻地道情，而后者则是直接陈情，虽然二者的表达方式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李商隐他通过反复地呈现相思与离别的主题，去表达了他在爱情中渴望与爱人亲近，但又因各种因素而无法实现的矛盾心理，凸显了他爱情观的复杂性以及其个人情感的内敛。

如董乃斌所言，“义山“无题诗”是他以爱情生活为主要依据，又融入全部人生经验……”⁶⁵，所以，李商隐的爱情观与他的人生经验脱不开关系，且密切相关。正是因为他早期的经验，如仕途坎坷、政治上的失意以及爱情的不顺使他的爱情表达带

⁶⁵ 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页 177。

有隐晦、复杂以及幽怨的情绪色彩。所以，他的无题不仅是反映爱情本身的困境，在这些诗中，爱情与人生是互相映照的。综上所述，李商隐在其无题诗中的所呈现出来的爱情观是隐晦难言、相思离别，并且通过对《飒飒东风》、《相见时难》以及《昨夜星辰》等无题诗的分析，可看出他对爱情的译写，有幽怨而深情，还有复杂而含蓄的以及所有意难平的结局才是最好的结局的独特的诗意。

第三节 李商隐与白居易爱情观之比较

李商隐同白居易他们在述写爱情诗这一方面，可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写作极端，如谢恩炜在《白居易与李商隐》中所说的，“白的爱情诗明朗乐观，直白外露……李商隐的爱情诗则幽深隐曲……悲调为多”⁶⁶，白居易所描写的爱情诗是外露的，他通常会通过描写日常生活的场景，并以直白的语言表达和动作去勾勒出一副明晰的爱情画面与情节，而李商隐则是恰恰相反，他不会把感情直白地表现并外露，复杂隐喻以及象征化的结构才是他对爱情的的诠释，因此，通过白居易作为对照，将有助于凸显李商隐在爱情表达方面的独特性。白居易的爱情题材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诗中人物鲜明、动作可见，如《采莲曲》，这个作品展示爱情的可触性与可完成性。

白居易的《采莲曲》所述：“菱叶萦波荷飏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⁶⁷从这首诗中所用的意象，如风、荷、舟以及少女的动作等这些意象都是来自于生活场景与植物，诗人通过它们构成了一场完整的“爱情发生的时刻”，它们都是生动又直接的情感指向，如情欲，诗人是通过描写关于身

⁶⁶ 谢恩炜，〈白居易与李商隐〉，《文学遗产》，1996年第三期，页34

⁶⁷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页1303。

体语言的表达，如少女的低头、含笑、搔头、落玉簪等构成。由此可见，白居易这首诗中对爱情的表达是可见的，爱情是可以被实现的，不需要将自身的情感隐藏起来，反之，应当直白地表达。反观李商隐的无题诗，如《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诗中爱情的展现不但隐秘，而且“发生”的爱情几乎是与现实脱节的，因为诗中所用到的意象，如星辰、彩凤、灵犀等都是象征性意象，诗中所用到的爱情逻辑并不是动作的推进（可见、可达），而是靠双方心灵上的感应（不可见），如“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里呈现的并不是身体上的直接接触，而是心灵上的，一种精神上的共振，也就是说这是爱情幻想，因为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再来，即使写到宴席途中所玩的游戏（隔座送钩）也不是表现情感表达的圆满完成，只是借游戏一说来暗写并表达情绪的流动而已。最后，由尾联强行打断其暧昧氛围。由此可见，诗中的情感从头到尾都没有直白地显露出来，甚至只是刚露出“苗头”并接近，但还没有出结果便被扼杀，而最深情的部分总是发生在诗人的记忆中，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的实际行动中。

综合上述的对比可看出，李商隐与白居易他们不仅仅在情感表达、语言风格方面有所不同，在爱情观的层次呈现方面也展现出本质上的差异。白居易在诗中所表示有关爱情的观念是“可以达到”的，所以诗中的爱情是通过行为与身体互动被完成、并通过日常的生活场景被表达出来，而李商隐不一样，他相信爱情，但不相信爱情能够圆满地被完成，因为在现实中不能完成的因素，所以，他往往选择把爱情从现实层面中抽离，并把它转换成一种抽象性的心灵展现。因此，白居易在诗中的爱情展现是“可以拥有的爱情”，反之李商隐他所表达出来的爱情“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没有办法圆满完成但永恒的爱情”。

第四章 读者接受视角下的“无题诗”

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是单向且一直保持不变，同一个作品，被不同时代的人所解读，便会产生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故不能以一类概全，而“无题”本身的多义性就决定了阅读者的不同反应与回响，如情爱说与政治理讽说。

第一节 宋元明清时期

若是从影响史的角度而言，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晚唐五代以及宋初就对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如唐代诗人唐彦谦，他所作的《无题十首之五》当中“谁知别亦易会应难，目断青鸾信渺漫”⁶⁸，不难看出与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两者皆以“见”难、“别”同难作为一个爱情张力爆发点，带出缠绵难分的情感纠葛。然而，尽管其影响深远，成为后世诗人创作灵感的重要临仿标榜，但是从阐释史的角度来看，对“无题”内容含义走向的具体解释起步较晚，如刘学锴所言，“从现存的文献材料而言，晚唐五代以及北宋，还没有人开始论及李商隐的无题诗更没有具体阐释”⁶⁹。

明初的杨基是真正从总体上而言，对李商隐的无题诗作出评论并进行解读的人。他在《眉庵集》卷九《无题和李义山商隐序》中曾说：“尝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垦极其被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平才之不遇也”⁷⁰，

⁶⁸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页 414

⁶⁹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页 236

⁷⁰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页 237

不难看出他对李商隐的诗是极其赞赏的，除了觉得诗中的音调非常清婉动人以外，还夸赞了诗人的华丽词藻。此外，从中可看出杨基对李商隐无题的解读倾向政治多于爱情，因为他觉得这些诗中大多数托寓着“忠诚的臣子没有忘记过君主”的寓意，所以诗人是在借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声。

同样是作为寄托说的谢榛，他对于无题诗的理解则多了几分开放性，其《四溟诗话》所云：“李商隐作《无题诗》五首，存新意杂，托离不一，难于命题，故曰“无题”⁷¹。谢榛认为无题诗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能把它单纯偏向政治化，也不能够武断地裁定它的意向。诗中包含了许多不一样，复杂又新奇的含义，因其多变的特点，不能轻易把它定性，而否定其他意旨，因为诗中所托寓的情感脉络各不相同，相比起前者的“臣不忘君”之说多了些许开放性。

此外，不一样的点评家自会持有各自不同的想法，除了中立式和政治性的评法，明朝也有对李商隐无题诗持有批评性看法的评家，如蒋冕，其曾在《琼台先生诗话》云：

“《无题》诗自唐李商隐而后，作者代有其人。然不伤于诞，则伤于淫。且词晦旨幽，使人读之，茫不知其意味所在……夫诗美教化、厚风俗、示劝戒，然后足以为诗。诗而至于不可解，是何说邪？”⁷²

其认为李商隐的无题作为“坏标榜”影响后世诗人的思想观念，自“无题”开创先河以来，不断有人仿写“无题”但是这些人写的无题诗不是显得淫俗轻薄就是荒诞无稽，在语言上还非常晦涩难命，让读者看不懂含义。此外，从传统的诗教观点出发，蒋冕认为诗应该要有教化众人的功能，且能改善并给予劝诫，才能算得上好诗。

⁷¹ 陈伯海，《唐诗论评类编》，页 692

⁷²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页 240

这一点与宋代理学“尊天理、窒人欲”⁷³的价值体系有一定程度上的内在一致性，而李商隐的无题诗写的都是隐秘爱、欲望隐喻以及其私人化的情绪（多是些悲观之情，无教化人作用），于传统诗教观念而言，是不利于教化且过于沉溺情欲，所以，一般传统诗教的派系往往对李商隐无题诗都是持有排斥且批评态度。

清朝时期的评家对于无题诗的阐释仍然是倾向于寄托说，与前者有出入的点在于寄托的人物或事物，如吴乔，他认为无题所点的是寓意令狐绹（趋向政治）。这一项说法集中于他的《西昆发微》中：

“凡诸篇什，深远幽折，不易浅窥”，又言义山卷入牛李党争，“心知见疏，而冀幸万一，故有无题诸作”，其诗“托为男女怨慕之辞，而无一言直陈本意”⁷⁴。

此论主张，无题诗上有关爱情的描写只是表象，实质上是借“爱情”将其在政治路上所遭遇的不平与愤恨发泄出来，故其所写的爱情诗不直说，却要避而不谈其题，只称无题。该论认为当中必定有原因，而这个原因便是当时诗人被卷入的“牛李党争”，身在局中的李商隐知道自己被两派疏远，但是心中仍有希望。因此，写下“无题”表达他心中所想，所以吴乔认为无题并非没有主题，而是其情感核心是由“男女之间的爱情抒写”转向“政治生涯失败的寄托，故“无题”只是表面看似男欢女爱之情，但实质上，是在述政治不得志。

此外，施补华也是“君臣之义”寄托说，据其《岷佣说诗》所云：“无题诗多有寄托，以男女比君臣，犹是风人之旨。其间意多沉至，词不纤佻，非冬郎《香奁》可比”⁷⁵，此评认为，李商隐是借男女之间的情谊去表达他在政治或仕途上的种种感

⁷³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页 43

⁷⁴ 陈伯海，《唐诗论评类编》，页 693

⁷⁵ 陈伯海，《唐诗论评类编》，页 694

慨，无题诗上有很多寄托，但并非单纯述情而是以男女情缘来比喻君臣关系。此外，施补华认为无题意境朦胧、感情细腻又复杂，其深度与意境同一般的艳情诗根本无法相比。然而，有一些清代的学者对于这一托寓（政治、人生遭遇）解释的接受并非一致，除了这些较为多人选择的反馈，有些评家对无题诗还是持不一样的看法，如钱良择，相较于有无寄托的问题上，他认为无题并没有那么深沉的含义，纯粹是毫无寄托（非完全政治或忠君寓意）的艳诗。钱良择云：“义山《无题》诗，直是艳语耳。杨眉庵谓托于臣不忘君，亦是故为高论，未敢信其必然”⁷⁶，故可见他并不认同杨基“忠君不忘”之托寓一说，认为杨基过度地解读，把它趋向政治化，此点未必会必然成立，所以，他对此高论抱怀疑态度，其个人认为，该诗中更多的是艳情之语。

综上所述，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清代学者的评价与接受中是较为多元，他们主要集中在有无寄托或者对所托寓内容上加以自己的见解与阐述，如有的学者将无题诗政治化（托君不忘），也有的学者会对不认同的观点作出质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单纯爱情抒写），故清代对李商隐“无题诗”的接受呈现包括了三方面，其一，肯定其艺术价值，包括华美的语言、深沉的意境；其二，将诗中的男女情感解读为政治隐喻以及其仕途失意的托寓；其三，不再是单向地认为统一政治说，而是对政治托寓的解读存在怀疑，并同时关注爱情与风雅的表层意趣。

⁷⁶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页 246

第二节 现代与当代接受

在这个时期，人们对李商隐《无题》的解读与理解开始趋向开明与多元，即不再刨根问底地对《无题》诗进行单向定义，如坚定地认为它只是同时也只能是政治寄托，而是打破了以往的繁琐考据的旧观念，开始走向新方向，并建立新的解读方式。如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所言一般：“李商隐的《锦瑟》……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但我觉得它美”⁷⁷，这段话代表着《无题诗》接受史的根本性转折，因为人们对无题的解读从一开始的“读懂”（必须要解事）转向欣赏“读其中的美”，不再强行追求“破谜”。从上两节可以看出，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在这一千余年期间，他们追求的不外乎这一点，如认为诗歌必须要言志明道，且可以读懂其旨，让人看得懂的才是“好诗”。再者，强调无题诗中是政治托寓，认为诗中“无题”必有所指，为了符合其设想中的既定框架，他们会从诗中寻找作者的身世遭际、党争背景务求达到并符合他们要求。若作比喻，以往的阅读模式是把李商隐的无题是当作一种谜语、寓意以及密语来破解，必须要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而梁启超这番话意味着，理解李商隐的诗，不一定需要对诗中的故事内容与寄托下手（真正的含义），而是可以从“美”方面入手，因为诗的模糊性以及多义性本身也是一种美。

在二十世纪的现代接受史中，苏雪林可谓是“无题诗恋情说”的建构者，与以往那些偏重政治托寓的阐释传统不同，她在《玉溪诗谜》⁷⁸中大胆地假设，认为无题诗中所题的就是李商隐本人真实的爱情经历暗写，她在书中特别强调诗人与女道士、宫嫔之间的“秘恋，但其实这种解读方式还是稍微欠缺真实性，因为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⁷⁷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8），页 317-318

⁷⁸ 苏雪林，《玉溪诗谜》

以及对情爱的文学想象力成分，但无可否认苏雪林这种创新的角度，为读者带来了新的解读方向，因为解读的重心从政治隐喻方面转向了情感表达，如董乃斌所说：“把爱情诗只当作爱情诗来读”⁷⁹，不论这首诗是否有别的含义或寄托，它的表面是写爱情，把它当作一首爱情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一种道政治隐喻或道德教化的载体，这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如刘学锴所言，““五四”以来受新思潮熏染的女性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⁸⁰，苏雪林曾经经历过五四运动，与过往被传统道德礼教所压抑与束缚的情感思想不同，五四运动后的新思潮非常强调自主的爱情、以及个人思想的解放，所以经被视为不可言说的私人感情，重新进入世人眼中并作为文学的一种讨论。所以，更自由与现代化的文学观，使苏雪林成为无题诗接受史当中的重要理论转折点之一，即以“情”作为核心去阐释无题诗。

在当代接受史中，王蒙对李商隐的无题诗提出了“混沌心灵场”的理论，顾名思义他认为无题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需要被破解的“谜语”，也并非需要赋予政治寓意或者依靠诗人的人生遭遇才能读懂的作品，而是作者的独特心灵活动，依据他内在的情绪流动而自然生成的形态，如悲伤、焦虑、渴望、怅惘、爱情、失望等情绪。王蒙在《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曾提到：“人的内心……确实是扑朔迷离……只有用“混沌”二字才好概括”、“心灵是能量的源泉，意象与典事是心灵能量的对象、载体与外观”⁸¹，他认为诗歌之所以会呈现出一种朦胧、跳跃又带有错综复杂的特征，因为它的背后对应着一个同样复杂、混沌又多维的心灵世界，两者相辅相成，应该要用心去感觉而不是强行拆解或赋予外在事件的再现或用寓言化的方式去表达。王蒙认为无题重在感受诗中的氛围、意境以及情绪，可以同诗人共享一种

⁷⁹ 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页 55。

⁸⁰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页 191。

⁸¹ 王蒙，《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文学遗产》，1995 年第 3 期，页 57。

情绪，被他的情感所打动。这种解读方式打破了以往从政治、传统的道德或考据（生平或人生经历）式解读。

第三节 笔者的接受与思考

综合了前三节对宋元明、清代以及现代与当代时期的学者对李商隐“无题诗”的多重接受及梳理，从中可看出，无题诗经历了多个朝代，而它之所以可以成为长期不断被阐释的对象，是因为诗中本身便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复杂的情感以及多元性的意义指向。此外，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个人的见解以及自身的文化立场，对诗作出不一样的解释以及判定，所以无题诗会产生许多不一样的阐释，作为当代读者，笔者本人也无可避免地受到现代这个时期的审美观念、文化以及当下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所以特在此明确地阐述，以作为全文论述的价值基础。首先，每个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在不断地为无题诗找到一个准确的意义，如男女喻君臣、政治寄托。

在笔者看来，无题诗的意义其实并不依赖于它是否能够被真正并精准地阐释出来，重心在于其复杂的情感表现。此外，笔者认为无题诗的魅力之处并不在解出其中的“谜”，而是其中的“深”，有深度又不浅白的表达方式，而诗中所运用具有复杂性的典故、跳跃性的用词并不是为了混淆读者，而是因为爱情本来就是复杂的。此外，笔者对于王蒙所提出的“混沌心灵场”阐释感到非常认同，无题是展现出来的并不是事件的经过发生，而是诗人的心境变化；不是推理整件事情的发生经过和逻辑思考，而是应该关心诗中带来的情绪涌动。

此外，相较于将无题诗当作“政治”的解读，笔者更加关注诗歌是如何表达爱情本体。如董乃斌所说，“李商隐的无题诗历代来有许多人看作爱情诗”⁸²，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很长运用到并不是具体的现实事物作为意象，就如彩凤、灵犀等作为他的情感象征，这些看似复杂的意象替诗人营造了一种私密又朦胧的爱情氛围，看似像一层薄薄的雾覆盖在上面，引领读者去探索其中奥妙。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中，爱情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外在发生事件，但它一定是一种内在的经验。

⁸² 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页 165。

第五章 结语

综上所述，李商隐的爱情观念和他的人生经历是无法分割的，从他的童年成长环境乃至仕途上所经历的艰辛、还有情场上的不圆满等种种经验，造就了他的情感与性格走向，从而影响了他在诗歌中表达情感的方式。此外，本文通过读者接受视角对李商隐“无题诗”的分析，看到了每一个不同朝代的人物对诗的解读，也看到了随着时间的变化，越来越多不同的诠释在不断地涌出，这就反映出了《无题》本身的多义性。其中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从早期的偏向政治意涵的解读，随着时间与时代的推移，逐渐转向更加开放以及多元的方向，不再强行把政治意念压加于诗上，而是带着中立的分析，也有纯粹感受诗中意境所带来的情感理解。然而，正如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无题》的魅力之处其实并不仅限于爱情的主题，它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朦胧性以及多义性，读者可以在诗中体会到爱情，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心灵深处的孤独之情以及对人生的迷茫，也可以是对社会以及历史的微妙映写。无题诗相对于其他历史或政治题材的诗歌相比，这一类的诗歌往往带有强烈的目的与指向性，而无题则是提供了更多的解读空间，让每一位读者获得与诗的共鸣。

由此可见，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流传至今，共后人诠释的原因在于，其情感的细腻以及留白之处，当文字脱离了“强制赋予”的枷锁，真正的情感才会开始浮现出来。

参考文献

书目

1.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 陈伯海，《唐诗论评类编》（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3. 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台北：里仁书局印行：1980）
5.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注、王步高、刘林辑，《李商隐全集》（广东：珠海出版社：2002）
6. 黄坚厚，《人格心理学》（台北：心理出版社：1999）
7.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
8. 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9.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8）
10.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11.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12. 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13. 沈谦，《神话、爱情、诗》（台北：尚有出版社：1983）
14. 苏雪林，《玉溪诗谜》（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8）

15.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8）
16. 王永宽，尚立仁主编，《李商隐与中晚唐文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 2003）
17.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
18. 杨柳，《李商隐评传》（台北：木铎出版社：1985）
19. 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0. 余恕诚，《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21.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22.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

期刊论文

1. 蔡振雄，〈略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缺失性体验〉，《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页136-138
2. 柴亚茹，〈李商隐的爱情世界与悲剧人生〉，《成才之路》2003年第19期，页95
3. 李冶孜，〈被压抑的本能借助幻想得以升华——浅释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观〉，《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页112-114
4. 王蒙，〈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页52-59
5. 谢思炜，〈白居易与李商隐〉，《文学遗产》，1996年第三期，页29-38

6. 赵雯, 胡洪强, 〈论李商隐爱情诗的缺失性体验〉, 《青年文学家》2023 年第 20 期, 页 138-140